



源

中国历史演义全书

前汉历史演义

(四)

[民国]蔡东藩撰

目摇摇录

第五十九回	迎母姊亲驰御驾 访公主喜遇歌姬	员
第六十回	因祸为福仲卿得官 寓正于谐东方善辩	怨
第六十一回	挑嫠女即席弹琴 别娇妻入都献赋	愿
第六十二回	厌夫贫下堂致悔 开敌衅出塞无功	愿
第六十三回	执国法王恢受诛 骂座客灌夫得罪	猿
第六十四回	遭鬼崇田殪毙命 抚夷人司马扬镳	源
第六十五回	窦太主好淫甘屈膝 公孙弘变节善承颜	缘
第六十六回	飞将军射石惊奇 愚主父受金拒谏	远
第六十七回	失俭德故人烛隐 庆凯旋大将承恩	苑
第六十八回	舅甥踵起一战封侯 父子败谋九重讨罪	愿
第六十九回	勘叛案重兴大狱 立战功还挈同胞	愿

第七十回	摇	贤汲黯直谏救人 老李广失途刎首	怨远
第七十一回	摇	报私仇射毙李敢 发诈谋致死张汤	夙缘
第七十二回	摇	通西域复灭南夷 进神马兼迎宝鼎	夙源
第七十三回	摇	信方士连番被惑 行封禅妄想求仙	夙原
第七十四回	摇	东征西讨绝域穷兵 先败后成贰师得马	夙源
第七十五回	摇	入虏庭苏武抗节 出朔漠李陵败降	夙源
第七十六回	摇	巫蛊狱丞相灭门 泉鸠里储君毙命	夙缘
第七十七回	摇	悔前愆痛下轮台诏 授顾命嘱遵负(標)图	夙缘
第七十八回	摇	六龄幼女竟主中宫 廿载使臣重还故国	夙圆
第七十九回	摇	识诈书终惩逆党 效刺客得毙番王	夙愿

第五十九回 摇摇迎母姊亲驰御驾 访公主喜遇歌姬

摇摇却说窦婴、田蚡，为了赵绾、王臧，触怒太皇太后，遂致波及，一同坐罪。武帝不能袒护，只得令二人免官。申公本料武帝有始无终，不过事变猝来，两徒受戮，却也出诸意外，随即谢病免职，仍归林下，所有明堂辟雍诸议，当然搁置，不烦再提。武帝别用柏至侯许昌为相，武疆侯庄青翟为御史大夫，复将太尉一职，罢置不设。

先是河内人石奋，少侍高祖，有姊能通音乐，入为美人，奋亦得任中涓，迁居长安。后来历事数朝，累迁至太子太傅，勤慎供职，备位全身，有子四人，俱有父风，当景帝时，官皆至二千石，遂赐号为万石君。奋年老致仕，仍许食上大夫俸禄，岁时入朝庆贺，守礼如前，就是家规，亦非常严肃，子孙既出为吏，归谒时必朝服相见，如有过失，奋亦不欲明责，但当食不食，必经子孙肉袒谢罪，然后饮食如常，因此一门孝谨，名闻郡国。太皇太后窦氏，示意武帝，略言儒生尚文，徒事藻饰，还不如万石君家，起自小吏，却能躬行实践，远胜腐儒。因此武帝记着，特令石奋长子建为郎中令，少子庆为内史。建已经垂老，须发尽白，奋尚强健无恙，每值五日休沐，建必回家省亲，私取乃父所服衣裤，亲为洗濯，悄悄付与仆役，不使乃父得知，如是成为常例。至入朝事君，在大庭广众中，似不能言，如必须详奏事件，往往请屏左右，直言无隐。武帝颇嘉他朴诚，另眼相看。一日有奏牍呈入，经武帝批发下来，又由建复阅，原奏内有一个“马”字，失落一点，不由得大惊道：“马字下有四点，像四足形与马尾一弯，共计五画，今有四缺一，倘被主上察

出,岂不要受谴么?”为此格外谨慎,不敢少疏。惟少子庆,稍从大意,未拘小谨,某夕因酒后忘情,回过里门,竟不下车,一直驰入家中,偏被乃父闻知,又把老态形容出来,不食不语。庆瞧着父面,酒都吓醒,慌忙肉袒跪伏,叩头请罪。奋只摇首无言。时建亦在家,见弟庆触怒父亲,也招集全家眷属,一齐肉袒,跪在父前,代弟乞情。奋始冷笑道:“好一个朝廷内史,为现今贵人,经过闾里,长老都皆趋避,内史却安坐车中,形容自若,想是现今时代,应该如此!”庆听乃父诘责,方知为此负罪,连忙说是下次不敢,幸乞恩恕。建与家人,也为固请,方由奋谕令退去,庆自此亦非常戒慎。嗣由内史调任太仆,为武帝御车出宫,武帝问车中共有几马?庆明知御马六龙,应得六马,但恐忙中有错,特用鞭指数,方以六马相答。武帝却不责他迟慢,反默许他遇事小心,倚任有加。至奋已寿终,建哀泣过度,岁余亦死,独庆年尚强,历跻显阶,事且慢表。

且说弓高侯韩颓当,自平叛有功后,还朝复命,未几病歿。有一庶孙,生小聪明,眉目清扬,好似美女一般,因此取名为嫣,表字叫做王孙。武帝为胶东王时,尝与嫣同学,互相亲爱,后来随着武帝,不离左右。及武帝即位,嫣仍在侧,有时同寝御榻,与共卧起。或说他为武帝男妾,不知是真是假,无从证明。惟嫣如此得宠,当然略去形迹,无论什么言语,都好与武帝说知。武帝生母王太后,前时嫁与金氏,生有一女,为武帝所未闻。嫣却得自家传,具悉王太后来历,乘间说明。武帝愕然道:“汝何不早言?既有这个母姊,应该迎她入宫,一叙亲谊。”当下遣人至长陵,暗地调查,果有此女,当即回报。武帝遂带同韩嫣,乘坐御辇,前引后随,骑从如云,一拥出横城门,直向长陵进发。

长陵系高祖葬地，距都城三十五里，立有县邑，徙民聚居，地方却也闹热。百姓望见御驾到来，总道是就祭陵寝，偏御驾驰入小市，转弯抹角，竟至金氏所在的里门外，突然停下。向来御驾经过，前驱清道，家家闭户，人人匿踪，所以一切里门，统皆关住。当由武帝从吏，呼令开门，连叫不应，遂将里门打开，一直驰入。到了金氏门首，不过老屋三椽，借蔽风雨。武帝恐金女胆怯，或致逃去，竟命从吏截住前后，不准放人出来。屋小人多，甚至环绕数匝，吓得金家里面，不知有何大祸，没一人不去躲避。金女是个女流，更慌得浑身发颤，带抖带跑，抢入内房，向床下钻将进去。哪知外面已有人闯入，四处搜寻，只有大小男女数人，单单不见金女。当下向他人问明，知在内室，便呼她出来见驾。金女怎敢出头？直至宫监进去，搜至床下，才见缩做一团，还是不肯出来。宫监七手八脚，把她拖出，叫她放胆出见，可得富贵。她尚似信非信，勉强拭去尘污，且行且却，宫监急不暇待，只好把她扶持出来，导令见驾。金女战兢兢地跪伏地上，连称呼都不知晓，只好屏息听着。

武帝亲自下车，呜咽与语道：“嚯！大姊何必这般胆小，躲入里面？请即起来相见！”金女听得这位豪贵少年，叫她大姊，尚未知是何处弟兄，不过看他语意缠绵，料无他患，因即徐徐起立。再由武帝命她坐入副车，同诣宫中。金女答称少慢，再返入家门，匆匆装扮，换了一套半新半旧的衣服，辞别家人，再出乘车。问明宫监，才知来迎的乃是皇帝，不由得惊喜异常。一路思想，莫非做梦不成！好容易便入皇都，直进皇宫，仰望是宫殿巍峨，俯瞰是康衢平坦，还有一班官吏，分立两旁，非常严肃，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待到了一座深宫，始由从吏请她下车，至下车后，见武帝已经立着，招呼同入，因即在

后跟着，缓步徐行。

既至内廷，武帝又嘱令立待，方才应声住步。不消多时，便有许多宫女，一齐出来，将她簇拥进去，凝神睇视，上面坐着一位雍容华贵的妇人，左侧立着便是引她同入的少年皇帝，只听皇帝指示道：“这就是臣往长陵，自去迎接的大姊。”又用手招呼道：“大姊快上前谒见太后！”当下福至心灵，连忙步至座前，跪倒叩首道：“臣女金氏拜谒。”王太后与金女，相隔多年，一时竟不相认，便开口问着道：“你就是俗女么？”金女小名是一“俗”字，当即应声称是。王太后立即下座，就近抚女。女也曾闻生母入宫，至此有缘重会，悲从中来，便即伏地涕泣。太后亦为泪下，亲为扶起，问及家况。金女答称父已病歿，又无兄弟，只招赘了一个夫婿，生下子女各一人，并皆幼稚，现在家况单寒，勉力糊口云云。母女正在泣叙，武帝已命内监传谕御厨，速备酒肴，顷刻间便即搬入，宴赏团膳。太后当然上坐，姊弟左右侍宴，武帝斟酒一卮，亲为太后上寿，又续斟一卮，递与金女道：“大姊今可勿忧，我当给钱千万，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顷，甲第一区，俾大姊安享荣华，可好么？”金女当即起谢，太后亦很是喜欢，顾语武帝道：“皇帝亦太觉破费了。”武帝笑道：“母后也有此说，做臣子的如何敢当？”说着，遂各饮了好几杯。武帝又进白太后道：“今日大姊到此，三公主应即相见，愿太后一同召来！”太后说声称善，武帝即命内监出去，往召三公主去了。

太后见金女服饰粗劣，不甚雅观，便借更衣为名，叫金女一同入内。俗语说得好，佛要金装，人要衣装，自从金女随入更衣，由宫女替她装饰，搽脂抹粉，贴钿横钗，服霞裳，着玉舄，居然像个现成帝女，与进宫时大不相同。待至装束停当，复随

太后出来,可巧三公主陆续趋入。当由太后、武帝,引她相见,彼此称姊道妹,凑成一片欢声。这三公主统是武帝胞姊,均为王太后所出,长为平阳公主,次为南宫公主,又次为隆虑公主,已皆出嫁,不过并在都中,容易往来,所以一召即至。既已叙过寒暄,便即一同入席,团坐共饮,不但太后非常高兴,就是武帝姊弟,亦皆备极欢愉,直至更鼓频催,方才罢席。金女留宿宫中,余皆退去。到了翌日,武帝记着前言,即将面许金女的田宅财奴,一并拨给,复赐号为修成君。金女喜出望外,住宫数日,自去移居。偏偏祸福相因,吉凶并至,金女骤得富贵,乃夫遽尔病亡,金女不免哀伤,犹幸得此厚赐,还好领着一对儿女,安闲度日。有时入觐太后,又得邀太后抚恤,更觉安心。

惟武帝迎姊以后,竟引到一番游兴,时常出行,建元二年三月上巳,亲幸霸上祓祭。还过平阳公主家,乐得进去休息,叙谈一回。平阳公主,本称阳信公主,因嫁与平阳侯曹寿为妻,故亦称平阳公主。公主见武帝到来,慌忙迎入,开筵相待。饮至数巡,却召出年轻女子十余人,劝酒奉觞。看官道平阳公主是何寓意?她是为皇后陈氏,久未生子,特地采选良家女儿,蓄养家中,趁着武帝过饮,遂一并叫唤出来,任令武帝自择。偏武帝左右四顾,略略评量,都不过寻常脂粉,无一当意,索性回头不视,尽管自己饮酒。平阳公主见武帝看了诸女,统不上眼,乃令诸女退去,另召一班歌女进来侑酒,当筵弹唱。就中有一个娇喉宛转,曲调铿锵,送入武帝目中,不由得凝眸审视,但见她低眉敛翠,晕脸生红,已觉得妩媚动人,可喜可爱。尤妙在万缕青丝,拢成蛇髻,黑油油的可鉴人影,光滑滑的不受尘蒙。端详了好多时,尚且目不转瞬,那歌女早已觉着,斜着一双俏眼,屡向武帝偷看,口中复度出一种靡曼的柔

音暗暗挑逗，直令武帝魂驰魄荡，目动神迷。平阳公主复从旁凑趣，故意向武帝问道：“这个歌女卫氏，色艺如何？”武帝听着，才顾问公主道：“她是何方人氏？叫做何名？”公主答称籍隶平阳，名叫子夫。武帝不禁失声道：“好一个平阳卫子夫呢！”说着，佯称体热，起座更衣。公主体心贴意，即命子夫随着武帝，同入尚衣轩。好一歇不见出来，公主安坐待着，并不着忙。又过了半晌，才见武帝出来，面上微带倦容。那卫子夫且更阅片时，方姗姗来前，星眼微饬，云鬓斜簪，一种娇怯态度，几乎有笔难描。平阳公主瞧着子夫，故意地瞅了一眼，益令子夫含羞俯首，拈带无言。武帝看那子夫情态，越觉销魂，且因公主引进歌姝，发生感念，特面允酬金千斤。公主谢过赏赐，并愿将子夫奉送入宫。武帝喜甚，便拟挈与同归，公主再令子夫入室整妆。待她妆毕，席已早撤，武帝已别姊登车。公主忙呼子夫出行。子夫拜辞公主，由公主笑颜扶起，并为扶背道：“此去当勉承雨露，强饭为佳！将来得能尊贵，幸勿相忘！”子夫诺诺连声，上车自去。

时已日暮，武帝带着子夫，并驱入宫，满拟夜间，再续欢情，重谐鸾凤，偏有一位贪酸吃醋的大贵人，在宫候着，巧巧冤家碰着对头，竟与武帝相遇，目光一瞬，早已看见那卫子夫。急忙问来历，武帝只好说是平阳公主家奴，入宫充役。谁知她竖起柳眉，翻转桃靥，说了两个“好”字，掉头竟去。这人究竟为谁？就是皇后陈阿娇。武帝一想，皇后不是好惹的人物，从前由胶东王得为太子，由太子得为皇帝，多亏是后母长公主，一力提携。况幼年便有金屋贮娇的誓言，怎好为了卫子夫一人，撇去好几年夫妻情分？于是把卫子夫安顿别室，自往中宫，陪着小心。陈皇后还要装腔作态，叫武帝去伴新来美人，

不必絮扰。嗣经武帝一再温存，方与武帝订约，把卫子夫锢置冷宫，不准私见一面。武帝恐伤后意，勉强照行。从此子夫锁处宫中，几有一年余不见天颜。陈后渐渐疏防，不再查问，就是武帝亦放下旧情，蹉跎过去。

会因宫女过多，武帝欲察视优劣，分别去留，一班闷居深宫的女子，巴不得出宫归家，倒还好另行择配，免误终身，所以情愿见驾，冀得发放。卫子夫入宫以后，本想陪伴少年天子，专宠后房，偏被正宫妒忌，不准相见，起初似罪犯下狱，出入俱受人管束，后来虽稍得自由，总觉得天高日远，毫无趣味，还不如乘机出宫，仍去做个歌女，较为快活，乃亦粗整乌云，薄施朱粉，出随大众入殿，听候发落。武帝亲御便殿，按着宫人名册，一一点验，有的是准令出去，有的是仍使留住。至看到“卫子夫”三字，不由得触起前情，留心盼着。俄见子夫冉冉过来，人面依然，不过清瘦了好几分，惟鸦鬟蝉鬓，依然漆黑生光。及拜倒座前，逼住娇喉，呜呜咽咽地说出一语，愿求释放出宫。武帝又惊又愧，又怜又爱，忙即好言抚慰，命她留着。子夫不便违命，只好起立一旁，待至余人验毕，应去的即出宫门，应留的仍返原室。子夫奉谕留居，没奈何随众退回，是夕尚不见有消息。到了次日的夜间，始有内侍传旨宣召，子夫应召进见，亭亭下拜。武帝忙为拦阻，揽她入怀，重叙一年离绪。子夫故意说道：“臣妾不应再近陛下，倘被中宫得知，妾死不足惜，恐陛下亦许多不便哩！”武帝道：“我在此处召卿，与正宫相离颇远，不致被闻。况我昨得一梦，见卿立处，旁有梓树数株，梓与子声音相通，我尚无子，莫非应在卿身，应该替我生子么？”说着，即与子夫携手入床，再图好事。一宵湛露，特别覃恩，十月欢苗，从兹布种。小子有诗咏道：

阴阳化合得生机 ,年少何忧子嗣稀 ?
可惜昭阳将夺宠 ,祸端从此肇宫闱。

子夫得幸以后 ,便即怀妊在身 ,不意被陈后知晓 ,又生出许多醋波。欲知后事 ,且看下回。

武帝与金氏女 ,虽为同母姊 ,然母已改适景帝 ,则与前夫之恩情已绝 ,即置诸不问 ,亦属无妨。就令武帝曲体亲心 ,顾及金氏 ,亦惟有密遣使人 ,给彼粟帛 ,令无冻馁之虞 ,已可告无愧矣。必张皇车驾 ,麾骑往迎 ,果何为者 ? 名为孝母 ,实彰母过 ,是即武帝喜事之一端 ,不足为后世法也。平阳公主 ,因武帝之无子 ,私蓄少艾 ,乘间进御 ,或称其为国求储 ,心堪共谅 ,不知武帝年未弱冠 ,无子宁足为忧 ? 观其送卫子夫时 ,有贵母相忘之嘱 ,是可知公主之心 ,无非徼利 ,而他日巫蛊之狱 ,长门之锢 ,何莫非公主阶之厉也 ! 武帝迎金氏女 ,平阳公主献卫子夫 ,迹似是而实皆非。有是弟即有是姊 ,同胞其固相类欤 ?

第六十回 摇摇因祸为福 仲卿得官 寓正于谐 东方善辩

摇摇却说卫子夫怀妊在身，被陈皇后察觉，恚恨异常，立即往见武帝，与他争论。武帝却不肯再让，反责陈后无子，不能不另幸卫氏，求育麟儿。陈皇后无词可驳，愤愤退去。一面出金求医，屡服宜男的药品；一面多方设计，欲害新进的歌姬。老天不肯做人美，任她如何谋画，始终无效。武帝且恨后奇妒，既不愿入寝中宫，复格外保护卫氏。因此子夫日处危地，几番遇险，终得复安。陈皇后不得逞志，又常与母亲窦太主密商，总想除去情敌。窦太主就是馆陶长公主，因后加号，从母称姓，所以尊为窦太主。太主非不爱女，但一时也想不出良谋，忽闻建章宫中，有一小吏，叫做卫青，乃是卫子夫同母弟，新近当差，太主推不倒卫子夫，要想从他母弟上出气，嘱人捕青。

青与子夫，同母不同父，母本平阳侯家婢女，嫁与卫氏，生有一男三女，长女名君孺，次女名少儿，三女就是子夫。后来夫死，仍至平阳侯家为佣，适有家僮郑季，暗中勾搭，竟与私通，居然得产一男，取名为青。郑季已有妻室，不能再娶卫媪，卫媪养青数年，已害得辛苦艰难，不可名状。只好使归郑季，季亦没奈何，只好收留。从来妇人多妒，往往防夫外遇，郑季妻犹是人情，怎肯大度包容？况家中早有数子，还要他儿何用？不过郑季已将青收归，势难麾使他去，当下令青牧羊，视若童仆，任情呼叱。郑家诸子，也不与称兄道弟，一味苛待。青寄人篱下，熬受了许多苦楚，才得偷生苟活，粗粗成人。一日跟了里人，行至甘泉，过一徒犯居室，遇着髡奴，注视青面，不由得惊诧道：“小哥儿今日穷困，将来当为贵人，官至封侯

哩！”青笑道：“我为人奴，想什么富贵？”髡奴道：“我颇通相术，不至看错！”青又慨然道：“我但求免人笞骂，已为万幸，怎得立功封侯？愿君不必妄言！”说罢自去。已而年益长成，不愿再受郑家奴畜，乃复过访生母，求为设法。生母卫媪，乃至平阳公主处乞情。公主召青入见，却是一个彪形大汉，相貌堂堂，因即用为骑奴。每当公主出行，青即骑马相随，虽未得一官半职，较诸在家时候，苦乐迥殊。时卫氏三女，已皆入都，长女嫁与太子舍人公孙贺；次女与平阳家吏霍仲孺相奸，生子去病。三女子夫，已由歌女选入宫中。青自思郑家兄弟，一无情谊，不如改从母姓，与郑氏断绝亲情，因此冒姓为卫，自取一个青字，叫做仲卿。这仲卿二字的取义，乃因卫家已有长子，自己认作同宗，应该排行第二，所以系一“仲”字；“卿”字是志在希荣，不烦索解。惟据此一端，见得卫青入公主家，已是研究文字，粗通音义。聪明人不劳苦求，一经涉览，便能领会，所以后此掌兵，才足胜任。否则一个牧羊儿，胸无点墨，难道能平空腾达，专阍无惭么？

惟当时做了一两年骑奴，却认识了好几个朋友，如骑郎公孙敖等，皆与往还，因此替他荐引，转入建章宫当差。不意与窦太主做了对头，好好的居住上林，竟被太主使人缚去，险些儿斫落头颅。亏得公孙敖等，召集骑士，急往抢救，得将卫青夺回，一面托人代达武帝。武帝不禁愤起，索性召见卫青，面加擢用，使为建章监侍中，寻且封卫子夫为夫人，再迁青为大中大夫。就是青同母兄弟姊妹，也拟一并加恩，俾享富贵。青兄向未知名，时人因他入为贵戚，排行最长，共号为卫长君，此时亦得受职侍中。卫长女君孺，既嫁与公孙贺，贺父浑邪，尝为陇西太守，封平曲侯，后来坐法夺封，贺却得侍武帝，曾为舍

人，至是夫因妻贵，升官太仆。卫次女少儿，与霍仲孺私通后，又看中了一个陈掌，私相往来。掌系前曲逆侯陈平曾孙，有兄名何，擅夺人妻，坐罪弃市，封邑被削，掌寄寓都中，不过充个寻常小吏。只因他面庞秀美，为少儿所眼羡，竟撇却仲孺，愿与掌为夫妇。仲孺本无媒证，不能强留少儿，只好眼睁睁地由她改适。哪知陈掌既得少妇，复沐异荣，平白地为天子姨夫，受官詹事。就是抢救卫青的公孙敖，也获邀特赏，超任大中大夫。

惟窦太主欲杀卫青，弄巧成拙，反令他骤跻显要。连一班昆弟亲戚，并登显阶，真是悔恨不迭，无从诉苦！陈皇后更闷个不了，日日想逐卫子夫，偏子夫越得专宠，甚至龙颜咫尺，似隔天涯，急切里又无从挽回，惟长锁蛾眉，终日不展，慢慢儿设法摆布罢了。惟武帝本思废去陈后，尚恐太皇太后窦氏，顾着血胤，出来阻挠，所以只厚待卫氏姊弟，与陈后母女一边，未敢过问。但太皇太后已经不悦，每遇武帝入省，常有责言。武帝不便反抗，心下却很是抑郁，出来排遣，无非与一班侍臣，嘲风弄月，吟诗醉酒，消磨那愁里光阴。

当时侍臣，多来自远方，大都有一技一能，足邀主眷，方得内用。就中如词章、滑稽两派，更博武帝欢心，越蒙宠任。滑稽派要推东方朔，词章派要推司马相如。他若庄助、枚皋、吾邱寿王、主父偃、朱买臣、徐乐、严安、终军等人，先后干进，总不能越此两派范围。迄今传说东方朔、司马相如遗事，几乎脍炙人口，称道勿衰。小子且撮叙大略，聊说所闻。东方朔字曼倩，系平原厌次人氏，少好读书，又善诙谐。闻得汉廷广求文士，也想乘时干禄，光耀门楣，乃西入长安，至公车令处上书自陈，但看他书中语意，已足令人解颐。略云：

摇摇臣朔少失父母 ,长养兄嫂。年十二学书 ,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 ,战阵之具 ,钲鼓之教 ,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 ,又尝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 ,长九尺三寸 ,目若悬珠 ,齿若编贝 ,勇若孟贲 ,捷若庆忌 ,廉若鲍叔 ,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闻。

这等书辞 ,若遇着老成皇帝 ,定然视作痴狂 ,弃掷了事。偏经那武帝的眼中 ,却当作奇人看待 ,竟令他待诏公车。公车属卫尉管领 ,置有令史 ,凡征求四方名士 ,得用公车往来 ,不需私费。就是士人上书 ,亦必至公车令处呈递 ,转达禁中。武帝叫他待诏公车 ,已是有心留用 ,朔只好遵诏留着。好多时不见诏下 ,惟在公车令处领取钱米 ,只够一宿三餐 ,此外没有什么俸金 ,累得朔望眼将穿 ,囊资俱尽。偶然出游都中 ,见有一班侏儒 ,从旁经过。便向他们恐吓道 :“汝等死在目前 ,尚未知晓么 ?”侏儒大惊问故。朔又说道 :“我闻朝廷召入汝等 ,名为侍奉天子 ,实是设法歼除。试想汝等不能为官 ,不能为农 ,不能为兵 ,无益国家 ,徒耗衣食 ,何如一概处死 ,可省许多食用 ?但恐杀汝无名 ,所以诱令进来 ,暗地加刑。”侏儒闻言 ,统吓得面色惨沮 ,涕泣俱下。朔复佯劝道 :“汝等哭亦无益 ,我看汝等无罪受戮 ,很觉可怜 ,现在特为设法 ,愿汝等依着我言 ,便可免死。”侏儒齐声问计 ,朔答道 :“汝等但俟御驾出来 ,叩头请罪 ,如或天子有问 ,可推到我东方朔身上 ,包管无事。”说罢自去。侏儒信以为真 ,逐日至宫门外候着 ,好容易得如所望 ,便

一齐至车驾前，跪伏叩头，泣请死罪。武帝毫不接洽，惊问何因？大众齐声道：“东方朔传言，臣等将尽受天诛，故来请死。”武帝道：“朕并无此意，汝等且退，待朕讯明东方朔便了。”

众始拜谢去。武帝即命人往召东方朔。朔正虑无从见驾，特设此计，既得闻召，立即欣然赶来。武帝忙问道：“汝敢造言惑众，难道目无王法么？”朔答道：“臣朔生固欲言，死亦欲言，侏儒身长三尺余，每次领一囊粟，钱二百四十；臣朔身长九尺余，亦只得粟一囊，钱二百四十；侏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臣意以为陛下求才，可用即用，不可用即放令归家，勿使在长安索米，饥饱难免一死呢！”武帝听罢，不禁大笑，因令朔待诏金马门。金马门本在宫内，朔既得入宫，便容易觐见天颜。会由武帝召集术士，令他射覆。特使左右取过一盂，把守宫覆诸盂下，令人猜射。诸术士屡猜不中，东方朔独闻信趋入道：“臣尝研究易理，能射此覆。武帝即令他猜射，朔分蓍布卦，依象推测，便答出四语道：

臣以为龙又无角，谓之为蛇又无足；

脉脉善缘壁，是非守宫即蜥蜴。

武帝见朔猜着，随口称善，且命左右赐帛十匹，再别射他物，无不奇中，连蒙赐帛。旁有宠优郭舍人，因技见宠，雅善口才，此次独怀了妒意，进白武帝道：“朔不过侥幸猜着，未足为奇。臣愿令朔复射，朔若再能射中，臣愿受笞百下，否则朔当受笞，臣当赐帛。”说着，即密向盂下放入一物，使朔射覆。朔布卦毕，含糊说道：“这不过是个窳数呢。”郭舍人笑指道：“臣

原知朔不能中,何必谩言!”道言未毕,朔又申说道:“生肉为脍,干肉为脯,著树为寄生,盆下为窠数。”郭舍人不禁失色,待至揭盂审视,果系树上寄生。那时郭舍人不能免笞,只得趋至殿下,俯伏待着。当有监督优伶的官吏,奉武帝命,用着竹板,笞责舍人,喝打声与呼痛声,同时并作。东方朔拍手大笑道:“咄!口无毛,声嗷嗷,尻益高!”郭舍人又痛又恨,等到受笞已毕,一跷一突地走上殿阶,哭诉武帝道:“朔敢毁辱天子从官,罪应弃市。”武帝乃顾朔问道:“汝为何将他毁辱?”朔答道:“臣不敢毁他,但与他说的隐语。”武帝问隐语如何,朔说道:“口无毛是狗彘形,声嗷嗷是鸟哺彘声,尻益高是鹤俯啄伏,奈何说是毁辱呢!”郭舍人从旁应声说道:“朔有隐语,臣亦有隐语,朔如不知,也应受笞。”朔顾着道:“汝且说来。”舍人信口乱凑,作为谐语道:“令壶龠,老柏涂,伊优亚,狝吽牙。”朔不加思索,随口作答道:“令作命字解,壶所以盛物,龠即邪齿貌,老是年长的称呼,为人所敬,柏是不凋木,四时阴浓,为鬼所聚,涂是低湿的路径,伊优亚乃未定词,狝吽牙乃犬争声,有何难解呢?”舍人本胡诌成词,无甚深意,偏经朔一一解释,倒觉得语有来历,自思才辩不能相及,还是忍受一些笞辱,便算了事。武帝却因此重朔,拜为郎官。朔得常侍驾前,时作谐语,引动武帝欢颜。武帝逐渐加宠,就是朔脱略形迹,也不复诘责,且尝呼朔为先生。

会当伏日赐肉,例须由大官丞分给,朔入殿候赐,待到日昃,尚不见大官丞来分,那肉却早已摆着;天气盛暑,汗不停挥,不由得懊恼起来,便即拔出佩剑,走至俎前,割下肥肉一方,举示同僚道:“三伏天热,应早归休,且肉亦防腐,臣朔不如自取,就此受赐回家罢。”口中说,手中提肉,两脚已经转